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56 ·

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56 ·

文學類

中國民歌研究

謎語研究

說書小史

大鼓研究

彈詞小說評考

彈詞考證

胡懷琛著

陳光堯編

陳汝衡著

趙景深著

阿英著

趙景深著

上海書店

---

陳汝衡著

說書小史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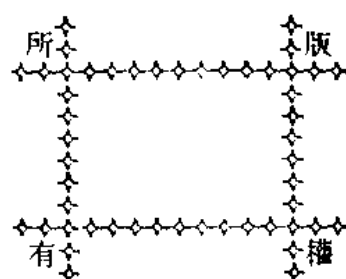
---
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 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

說書小史 (全一冊)

◎

定價銀三角



著者 陳汝衡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陸費遠

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
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本書校對者趙和生) (九七二五)

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

# 敘

說書爲民衆藝術之一。說書家狀英雄兒女，摹世故人情，細微曲折，歷歷如繪。足使聽者忘憂忘倦，雖祁寒盛暑，必以時臨書場。苟坐失機會，往往神傷而不自已。其趣味之濃，有勝於讀稗官野史，或往劇場觀劇者。考說書源流甚遠，燉煌寫卷，已有類似彈詞之佛曲。宋代說書，見於著錄者尤多。降及近世，書場規模尤鉅，裙履雜沓，少長咸集。說書家享盛名，獲多金，其地位之動人傾慕，與他種藝人埒。而自無線電播音傳入中土，牀頭几側，即可靜聆說書家之譚唱，可謂盛矣！余自幼好聽書，放學歸來，輒向家人索錢往書場，聽說書家劇談，長猶不改所好。比年來治學之餘，凡舊籍中涉及說書者，必另紙謄錄，報章雜誌所載，間亦剪裁保留，積久竟裒然成帙。頃搜檢

舊篋，費數月光陰，爲之鉤稽撰述，分章立節，益以個人之見解，得書十二章，曰說書小史。以材料之難覓，採訪之未周，又前人所未嘗試，爲之乃大費心力。稿成屢易，增損殊多，終則條理粲然大備矣。後之有志研究斯藝者，更加努力，再事搜羅，俾有勝吾書十倍之著作問世，其快慰當何如耶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陳汝衡敍於上海。

# 凡例

一、書標小史，故所述者盡屬已往陳跡。若今日負盛名之說書家，除末章引吳君文略論其絃索藝術外，餘則一概不及，更不加以月旦。

一、說書有評話與彈詞之分，本書業已分章敘述。若北方之落子，南方之灘簧等，其性質逼近戲曲，故不攔入。至盛行之大鼓書，雖所唱多係小說故事，然中間夾雜皮黃梆子聲調，書詞又鮮條理，嚴格言之，似不在說書範圍之內。

一、各省城市鄉村，皆有說書。著者耳目未周，深以不能詳述爲憾。然本書所標舉之蘇州上海揚州三地說書，已足代表全國而有餘，蓋諸地固說書人材鱗萃之所也。

一、敘述說書源流及其發展，如本書內容一類之著作，前人猶未嘗試。  
茲編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，通人指正，至所歡迎。

# 說書小史目錄

| 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說書源流    | 一  |
| 第二章 | 宋代說書概況  | 一一 |
| 第三章 | 話本      | 一九 |
| 第四章 | 大說書家柳敬亭 | 三七 |
| 第五章 | 說書兩大派別  | 五八 |
| 第六章 | 評話      | 六二 |
| 第七章 | 彈詞      | 七二 |
| 第八章 | 蘇州說書    | 八一 |
| 第九章 | 上海說書    | 八七 |
| 第十章 | 揚州說書    | 九三 |

第十一章 開篇……………九九

第十二章 說書之藝術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# 說書小史

## 第一章 說書源流

說書一語，源流甚遠，袁枚隨園隨筆云：

「今之說演義小說者，稱說書，賤人所爲，如左寧南門下柳敬亭是也。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，其職有類經筵講官，而秩稍卑，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爲此官。」

此種說書之官，係講說聖賢經傳，供帝王修養之資，非所論於民間之說書也。今茲研究者乃柳敬亭一派民間之說書，溯其源流，蓋莫不知其始於宋。陸放翁小舟遊近村云：

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

說蔡中郎。」

是卽南宋鄉村說書。蔡中郎係附會漢人蔡邕，邕與妻趙五娘之故事，久傳民間。所謂盲翁，蓋宋時說書者多以瞽男瞽女爲之，以殘疾之人習說書，固謀生之一術也。

堯山堂外紀：『杭州瞽女，唱古今小說平話，謂之陶真。』

陶真一作淘真，明郎瑛七修類稿小說條，謂『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：「太祖太宗真宗帝，四祖仁宗有道君」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，有「陌頭盲女無愁恨，能撥琵琶說趙家」，皆指宋也。』清人翟灝通俗編俳優條，推定陶真始於宋代。田汝成於其西湖遊覽志餘中，亦稱「杭州男女瞽者，多學琵琶，唱古今小說平話，以覓衣食，此曰陶真。大抵說宋時事，蓋汴宋之遺俗也。」然陶真一語，今不可解，更無人道及。明人如郎瑛田汝成猶習聞之，所唱說者仍是趙宋遺事，流

風廣被，有如此者矣。又按：

洪邁夷堅志：「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，見幅紙用緋帖其尾云：「今晚講說漢書。」」

可知斯時之茶肆，已變爲民衆之書場。座客於品茗之餘，復聽說書，消遣光陰於不知不覺之中，與今日各地茶肆中之說書，如出一轍。其說漢書，則當時所謂『講史』也。說書之事，南宋固盛，然北宋時已有此風，時有衍說三國者。

東坡志林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：「滄巷小兒薄劣，爲家所厭苦，輒與數錢，令聚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，聞玄德敗，則嘖嘖有涕者。聞曹操敗，則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斬。」

高承事物紀原卷九：「仁宗時，市人有談三國事者。或採其說加緣飾，作影人，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。」

三國爲古今爭天下之奇局，中間人才輩出，其所演事蹟，大都新穎可喜，足資談助，傳諸無窮。宋人說三國亦稱說三分，其內容不無與今本稍異（證以日本鹽谷溫博士影印之元刊三國志平話）。自羅貫中增訂舊本，據陳壽三國志敷衍而成三國志通俗演義，以小說之眼光，寫當年之史事，文字優美，奇趣橫生。毛宗崗繼之，更加釐正，益見風行。三百年來，一般中下階級之民衆，視此書爲無上之讀品，寫信作文之工具。讀者既多，講說三國故事者遂愈衆，迄今猶不少衰。然三國中事，唐時似已有說之者。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，嘗引

李商隱驕兒詩：『或譁張飛胡，或笑鄧艾吃』

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：『予太和末，因弟生日觀雜戲，

有市人小說，呼扁鵲作扁鵲字，上聲……』

一二種記載，謂唐時已有說書。顧皆語焉不詳，卽此以定說書濫觴

於唐代，殊有牽強之處，讀者多不敢許之。余則謂講說故事，本人類之天性。閒時暇日，月上酒闌，好事者被黷登場，旁聽者眉飛色舞。無論城市鄉村，皆可遇而不可求者。至若說者高據講壇，聽者分坐其下，前者藉此謀生，後者資以消遣，則已在其人藝術既工，成專門職業之後，非所語於此矣。是則說書之舉，雖始於宋，而謂宋以前，未必有此事，徵之常識，豈得謂平！唐人固可說三國，安知漢人不說春秋戰國故事哉？

且進一步言之，唐代有所謂俗講者，殊與說書源流有關，因之亦不得不認唐時已有說書之舉。俗講者，有謂佛教中人以經旨宏深，下愚難曉，爲求通俗計，遂將經典改爲「俗文」「變文」，並依韻編排，便於口誦，以期家喻戶曉。此後世「寶卷」所從出，又「彈詞」之前身也。自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於甘肅燉煌之千佛洞，先後獲得唐

及五代人寫卷無數，大部分攆回英法兩京。中國亦得其殘餘若干卷，其中頗有關於俗文學者，今所知之佛本行集經變文，八相成道變文，維摩詰經變文，有相夫人升天曲，目連緣起等。皆燉煌石室之佛曲也。大率唱白兼施，藉音韻之悠揚，說成佛之至理。以余臆測之，或卽當時僧衆演說，佐以吟唱，再經潤飾增益，而成佛曲。證以宋代之說話，有

談經者，謂演說佛書，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。……又有說經者。（吳自牧夢梁錄二十）

說經譚經，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。（周密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條）

宋人說經且有和尚爲之，宋代上距唐不遠，或沿唐時之風俗習慣而來。信如是，燉煌之佛曲，未始非唐人談唱佛經之底本，一如宋代